

尊重與愛，溫暖不再遙遠

親愛的，你可知道？在那遙遠的國度裡，人類其實是一團毫無縫隙的，緊緊相黏的麵團？斗轉星移，世代變遷，那團柔軟而又堅韌的麵團被切割成了一粒粒細小的顆粒，社會的加工產品，漂泊在這孤獨無依的塵世中，搖搖欲墜.....

食物的加工需要酸甜苦辣鹹的調味料，而社會的加工學是人類帶色的眼光。五年了，每次放學經過那條綠草如茵的小路，那道悲切淒涼的目光總能順著陽光攝入我的腦海，直達心臟，隱隱的酸痛蔓延擴散.....那是一個春風拂曉，萬里晴空的午後。萬千學子從學校湧出，似有脫韁野馬之態。在那世間美好，陽光燦爛的唯美構圖裡，我望見了一道在人海中逆流而上的身影。那是一個瘦弱的女人，穿著樸素的格子襯衫，背著黑色的單肩包，右手拿著一隻手杖在地上小心翼翼的敲打，慌張無措。

那幅「唯美」的圖片依然高高在上地湧動著，望不到一絲那個女人可以穿行的縫隙。可以看到的是一道道嫌棄厭惡的眼神，流連於她扭曲不穩、跌跌撞撞的每一個步伐，以及她那迷失方向的手杖。我彷彿從她腳下看到了一大片血淋淋的荊棘。

「你幹什麼啊？打到我女兒了！」一道尖利的女聲從人群中響起。女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位戴著黑色墨鏡，牽著小女孩的婦人。「不好意思！不好意思！我.....我看不到她！」我終於看到她的眼睛，黯淡無光，怯弱而又飄移不定的眼神，冰冷、孤獨，直至今刻依然埋藏在我的記憶中。「看不見東西就不要出來，害人害己！」戴著墨鏡的婦人摔下這字字珠璣後揚長而去。女人呆了一會兒，埋頭前行，頭埋得更深了，頹唐的身影與世界彷彿隔了「一座城」，四面皆牆。牆上刻著血紅鋒利的言語尖刀，掛著人類色彩斑斕的目光。

烈日西下，夕陽籠罩，我的心酸苦難辨，為何走上前，伸出援手，如此難呢？我想，我是應該做些什麼的！「媽！你怎麼來了？」一道熟悉的聲音響起，是我的同學張一文。他匆匆忙忙而又小心翼翼地走向母親，四處張望，然後拉起母親的手疾步離開。我聽到他細細碎碎的埋怨：「都叫妳不要來了，你這樣，這樣不好！」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不該出來的。下次不會了.....我，我只是想來看看，看看你學校.....」女人的聲音越來越小。夕陽餘暉下，那兩道身影走得沉重、迷茫，彷彿走在灰暗的地洞中，被親愛的朋友拋離，被世界遺忘。

我們平等地相愛，因為我們互相理解，互相尊重。—列夫.托爾斯泰。每個人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界，帶著自身的獨立面，有凹的，有凸的。只有互相包容與尊重，才能找到契合的方向，組成共存的整體。

世界本是一具軀殼，是人類的體溫使她有了春夏秋冬，嚴寒冷暖；是愛使她有了喜怒哀樂，希望與光明。如今，偏見、帶色的眼光築起人與人厚厚的城牆，將人分類，將人心隔絕。我想，只有愛才能軟化城牆，鏟走荊棘；只有包容與尊重才能重築人與人光明的橋樑。親愛的朋友們，伸出你的手，敞開你的懷抱，或許，我們離那個遙遠的國度將不再遙遠。